

前漢書卷七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

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賈弘字孟魯國蕃人也

師古曰賈音息隨反今河朔尚有此姓音字皆然而韋昭應

字寧可混糅將為一族又近代學者旁別吳氏譜以相附著私譜之文出於閭巷家

自為說事非經典苟引先賢妄相假托無所取信寧足據乎蕃音皮○宋祁云決錄

浙本作少時好俠鬪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秋師古曰嬴姓也公長老之號

字以明經為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徇徇有數千人聲

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

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樹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

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

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師古曰僵偃也

偃臥於地音居羊反○宋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

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

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孟

日誰問差擇也師古曰禮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

問擇天下賢人師古曰禮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師古曰內官署名百官表云內官長丞初屬時昭帝幼大

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祆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

孝宣帝興於民間卽位徵孟子爲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

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

昌爲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宋祁云陸德明論語序釋文夏戶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師古曰

恭恭王名餘景帝之子也雅反勝音升或式澄反一作升澄反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爲東平

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師古曰姓蒯又從

歐陽氏問爲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師古曰禮徵爲博士光祿大夫會昭

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師古曰每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

陛下出欲何之師古曰之往也○宋祁王怒謂勝爲祆言縛以屬吏師古曰屬委

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

爲泄語安世實不言○宋祁曰言迺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

爲泄語安世實不言○宋祁曰言字疑作泄

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為計謀不敢明顯言之也

謂故云臣下有謀○劉敞曰傳本云下人伐上而勝自以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

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白太后師古曰卒終也○宋祁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

以為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師古曰省視也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

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師古曰與讀曰豫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劉奉世曰關內侯無國云何言益宣帝

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師古曰惟

也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劉奉世曰氐羌不在南恐誤昆明甌

駱兩越師古曰甌駱皆越號東定蕞貉朝鮮張晏曰蕞也貉也在遼東之東師古曰蕞字與穢字同貉音莫客反廓地斥境立郡

縣百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

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褒周之後○宋祁曰周之後越本邵本無之備天地之禮

廣道術之路上天報况師古曰况賜也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師古曰效致也鉅大也神

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師古曰稱副也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

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

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百姓流

離物故者半師古曰物故謂死也○宋祁曰者字下疑有過字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或人民

乾隆四年校刊

相食畜積至今未復

師古曰畜讀曰蓄

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

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

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

師古曰蔡義田廣明

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

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

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

勝霸旣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師古曰論語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故霸引之

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

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

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

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

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曩

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

宋祁曰曩字疑作廼字

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術士

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

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爲君

師古曰見於天子

誤相字於前

師古曰前天子之前也君前臣名不

當相呼字也

上亦以是親信之

師古曰知其質樸也

嘗見出道上語

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以其言爲外人道之

上聞而讓

勝師古曰讓責也

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

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

師古云通謂陳道之也懲創也前事謂坐議廟

樂事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師古曰解說其意若今義疏也賜黃金百斤

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

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耳師古曰地芥謂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得也青紫卿大夫之服也俛即俯字也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

建字長卿師古曰從父昆弟之子名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師古曰言於勝及高兩處采問疑義而得宋

祁曰注末當有之字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

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潁門名經師古曰潁

與事同專門者自別為一家之學○宋祁曰注潁字下當有音專字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兼為左曹太中大

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勝同產弟子賞為梁內

史梁內史子定國為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為少府太子少傅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師古曰贛音貢贛貧賤以好學

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師古曰共讀曰恭○宋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

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先知姦邪故欲為盜賊者不敢起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

最當遷師古曰以課最而被舉故欲遷為他官也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師古曰依許留而增其秩○宋

祁曰注許字上疑有請字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

更直日用事

○宋祁曰別本作六十四卦

以風雨寒溫爲候

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

離兌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師古曰更工衡反

各有

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爲郎永光建昭開西羌反日蝕

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

師古曰精謂日光清明也

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

師古曰言且欲有此事

近數月遠

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

瑞應著

師古曰萬化萬機之事施教者也一曰萬物之類也

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

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

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

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臬率相准如此法

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

師古曰溫皆以室殿名也

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

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

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

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

師古曰顯與專同

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

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

師古曰以閑宴時而入見天子

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

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

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

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此

師古曰卒終也

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

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

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宋祁曰江南本云能以性智求耳徐鍇改往知來非是房因免冠頓首曰春

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師古曰視讀曰示今陛下卽位已來日月失明星

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靄師古曰靄古雷字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

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陛下視今爲治邪亂

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師古曰與讀曰歟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

以爲不在此人也師古曰瘡與愈同愈猶勝也言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

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廼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

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師古曰如若也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

下之士者是矣師古曰圖謀也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師古曰言已曉此意房罷出後上

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

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雍塞師古曰雍讀曰壅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師古

日出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師古曰立議云然也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

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如淳曰令長屬縣自

課第殿最歲竟乘傳奏事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其下亦同

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

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房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

事曰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

乘消息

孟康曰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曰少陰少陽謂臣下也并力雜卦氣于消息也○宋祁曰注文當作息卦曰太陽消

卦曰太陰

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已卯臣

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

師古曰言權臣蔽主之明故已出為郡守也

臣出之後恐必為用

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迺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

色

張晏曰晉卦解卦也太陽侵色謂大壯也○劉攽曰蒙氣起而此上大夫覆陽而太陽侵色則太陽指日也大壯解卦可云太陽而非所侵色也

此上大夫覆陽而

上意疑也

師古曰覆掩蔽也

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

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

師古曰郵行書者也

若今傳送文書矣郵音尤

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

師古曰道人有道術

之人也天氣寒下而又有水涌出也

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

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

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

師古曰白云不避死也

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

高用事有先者非刺高而死

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

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師古

日促日趣讀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師古曰詭責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

水之異師古曰塞亦當也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師古曰陝弘農之縣也音式冉反曰

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孟康

日分一日為八十分分起夜半是為戊子之日日在巳西而蒙也蒙常以晨夜今向中而蒙起是臣黨盛君不勝也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

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孟康

卦氣以寒溫不效後九十一日為還風還風暴風也風為教令言正令還也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孟康曰京房傳曰雖非日

月同宿之時陰道盛猶上薄日光如此但日無光不食也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

星亡之異張晏曰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晝食為既夜食為盡而星亡為星不見也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

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

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

違其言而遂聽之此迺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

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師古曰易輕也音弋歧反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

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

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子言皆具說之以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

其害已故為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入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五
列傳
五

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

師古曰恐不可也

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爲不可房曰中書令

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

於民可謂亡功矣

師古曰章立成也

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卽朝見勸上行考功事

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

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

事因令房爲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

○宋祁曰與疑作予下文

同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

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爲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

爲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

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卽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

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

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爲

用師古曰鄉讀曰嚮若廼懷邪知益爲害

○宋祁曰知當讀作去聲

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

方之情好也奸行貪狼申子主之

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多所好故多好則貪而無厭故爲貪狼

也。宋祁曰：注文故多好多字，多字可刪，可添四字。云：多所好，故為好多，多所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狼。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

之。孟康曰：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為怒。以陰氣賊害土，故為陰賊也。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

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

為二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同。賈氏說：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惡以

為戒。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以乙卯亡，殷以甲子亡，不

推湯武以興，此說非也。師古曰：儒者以為子卯夏殷亡，日大失之矣。何儒亮以為學

者雖駁，云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為大失，不博考其義，且天人之際，其理

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

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劉敞曰：王者忌子卯，陰陽家言子卯

相刑，午酉自刑。若相刑可忌，自刑不可忌。邪言夏殷亡，日是也。此聖人戒後世，使自

儆爾，故當其日，稷食菜羹為戒也。非以其日凶也。何說湯武興及德勝殃乎。今桀以

丙辰滅紂，以乙丑亡。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孟康曰：南方火，火生於寅，

亦用辰丑為疾日。爾。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孟康曰：西方金，金生於巳，盛

受故為惡，其氣精專，嚴整故為廉貞。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孟康曰：西方金，金生於巳，盛

於萬物，故為喜利。刀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師古曰：小

詩也。其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言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孟康曰：上

以庚午之吉日，簡擇車馬以出田也。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為上。辰窮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

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不入，木上出窮則旁行，故

為姦。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

剛火，疆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辰未屬陰，戌丑屬

而受刑至窮，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公正。辰未屬陰，戌丑屬

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師古曰：諭

謂曉解也。

乾隆四年校刊

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廼正

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

左右邪臣之氣也

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陰在太歲後孟康曰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建為主氣

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人主左右邪臣驗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

辰爲客時爲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

張晏曰平昌侯欲依上來學爲時邪也風日加申申知秘道也孟康曰謂

乙丑之日也丑爲正日加未而來爲邪時晉灼曰奉以未爲邪時占知平昌侯爲邪人此當言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見辰時俱邪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爲五音四時散爲十二律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奉爲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

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

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爲辰甲爲日用子不用甲也

辰爲客時爲主

人見於明主侍者爲主人

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臣爲主人故侍者爲主人

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

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

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西爲正北與東爲邪晉

灼曰以上占推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北寅丑爲正西南申未北方亥子東方辰卯爲邪

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

孟康曰大

邪厭小

卽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

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爲本今自知侍者邪而時復邪則邪無所

施故屬見者晉灼曰上言忠正客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然卽以自知侍者之正而

時正辰邪見者反正

孟康曰已自知侍者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施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晉灼曰上言大邪客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然則小正

屬主人矣以此法占之卽以自知主人之正而時正辰爲常事時爲一行

孟康曰假辰邪矣何以見之見者以大邪來反我小正故也

則一日一夜為子時十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

二時也日加之行過也
繇省其進退師古曰繇與由同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

故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宋祁曰興疑作與字觀性以歷

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晉灼曰翼氏五性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

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

敬丁壬主之也觀情以律張晏曰情謂廉貞寬大公正姦邪陰賊貪狼也律十二律也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

曰顯諸仁臧諸用師古曰易上繫之辭也道周萬物故曰顯諸仁日用不知故曰臧諸用也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

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饑疫尤甚上廼下詔江海陂湖

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囿諸宮館稀御幸者勿

繕治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

月己酉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

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

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壞敗獬道縣師古曰獬音桓○劉奉世曰有蠻夷曰道

稱道則不稱縣也此縣字衍陽夏公曰按地理志獬道乃天水郡十六縣之一表云

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然則道國邑皆可謂之縣

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

躬治有大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

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閔焉惜但於心

師古曰惜音千感反

已詔吏虛倉廩開府減振球

貧民

師古曰球古教字

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

師古曰茂勉也

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

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

師古曰悉盡也

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

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

師古曰視

讀曰示下類此

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

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

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

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

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

師古曰說音悅言不悅詩書而以文法傷文學之人

也

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

師古曰燭照也

布德流惠靡

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

師古曰賦謂分給之

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

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

師古曰小雅篇名也

知日

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

師古曰巢居鳥鵲之屬也穴處狐狸之類也

亦不足多適

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

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色

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

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

張晏曰甲庚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義戊為公正寅午為廉百年之精貞晉灼曰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張晏曰春也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

令猶不能復師古曰大令謂虛倉廩開府庫之屬也復補也音扶目反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

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

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

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

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

性師古曰言絕男女之好也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

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

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魯成公

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宋祁曰注文火災下疑有故云二字唯陛下下財察師古曰財與裁同明年夏四

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宋祁曰館字下疑有災字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

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咎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

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廼深知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問

乾隆四年校刊

卒其終始師古曰間空隙也卒盡也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

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

繇來久師古曰畜讀曰蓄繇讀與由同不改其本難以末正迺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

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庚殷王名也將遷亳殷衆庶咸怨作盤庚三篇以告之遂乃遷都事見尚書也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

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

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

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甚至今猶存師古曰今

在新豐縣南驪山頂上也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宋祁曰德流後嗣洽疑作給

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

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閼池

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師古曰鄉讀曰嚮介隔也礙也建榮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

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師古曰厭抑也音一葉反遠音于萬反陛下

共已亡爲師古曰共讀曰恭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

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宣居而改作如淳曰宣居猶虛居也欲徙都乃可更制度也師古曰宣讀曰但但居謂依舊

也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師古曰讀